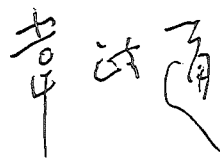


# 一個夢想：

## 多元化的統一



對那些很難實現的理想，我們往往叫它作「夢想」，「很難」並不表示沒有可能。目前要在中國實行民主，目前要使海峽兩岸統一，誰都知道很難，但誰也不敢說，未來沒有可能。我想提出的是：當這一代知識分子，渴望中國走向民主時，似乎忽略了，民主化一旦落實，像中國這樣一個廣土眾民的國家，不可避免地會產生「多元化統一」的要求，而使傳統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」這種根深柢固的政治信念，以及為統一而統一的理念，勢必遭到挑戰。因為民主最重要的一個目的，就是使各種權力受到控制、制衡，特別是中央握有決策權者的權力。要達到這個目的，人類的智慧到目前為止，唯一想到的辦法，就是使中央與地方分權，走向多元化的統一。

中國傳統中雖沒有分權的觀念，但並非沒有分權的現象。大體而言，在天下一統的盛世，傾向於中央集權，到了國運衰微，往往出現地方勢力坐大的割

據局面，因而導致天下一統的瓦解。上一個朝代割據之弊害，使下一個朝代興起時，更傾向於強化中央集權，中央集權久了，又出現「強幹弱枝」之弊，使地方無力抵禦外侮，於是再下一朝代又比較傾向於分權。唐以後幾個朝代，這種交替的現象格外明顯。

明代之亡，士大夫最為痛心，黃梨洲、王船山等對中央與地方的問題做了相當深刻的反省，歷史上攻擊專制集權的言論，也在此刻表現得最為嚴厲、潑辣，顧亭林已有「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」的想法，但他們的思考因跳不出「封建」、「郡縣」的框架，自然也找不到真正解決問題的方法。



民國以後，因南北分裂、軍閥割據，在國人統一的要求下，於是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，在30年代又成了熱門話題，參與討論的，包括一些在西方受政治學教育的學者，他們已談到聯邦制，同一時期也有「民主」與「獨裁」的論戰。不幸，抗戰爆發，八年戰爭結束後僅四年，中共已席捲大陸，決定國家治亂的根本大問題，一時已無從說起。今日中共如繼續改革開放下去，必將面臨地方分權的問題——事實上現在已經發生。無論是個人或是一個統治集團，能力都是有限的，依靠個人或依靠一個統治集團，絕對無法使十幾億人民的國家長治久安。專家預估，到二十一世紀後期，中國將超過二十億人，今天如還不盡一切可能，設想朝多元化的統一之路去走，中央集權式的統一，到那時勢必發生比二十世紀更嚴重的問題。

要使海峽兩岸以和平方式統一，聯邦式的多元化統一，只要台灣能維持現狀一天，就不可能，因為那仍是中央本位，台灣縱然能享有一些權力，仍是地方政府。四十多年來，台灣完完全全是個獨立的國家，它所以仍要宣稱對大陸有主權，在理想上是因受制於傳統統一的理念，一旦放棄這個使命，將成為歷史的罪人。在現實上，如放棄統一，政權將喪失合法的依據。台灣國民黨目前最大的困境是：統既無力，獨亦不能。

但台灣的存在，與中國歷史上任何割據的地方勢力都不相同，它的經濟水平、政治自由化、社會開放的程度，目前都優於大陸。台灣內部持有為統一而統一想法的人仍然有，但絕對是少數，對大部分的人而言，不要說在現有體制下，要統一台灣，不會同意，即使聯邦式的多元化統一，也照樣不能被接受。這種情況，北京並非完全不了解，否則為何在「一國兩制」的條件中，允許台灣保有軍隊和司法權？這也說明台灣問題的特殊性。

正因為有台灣存在，才使我們有機會檢討傳統中央集權式的統一，是否仍然可欲？是否仍然是天經地義？正因為有台灣存在，對統一問題，在北京之

外，仍可有另一種聲音，使這一代的中國人，可以徹底想想，是否應該努力去改變一下歷史，採取一種更能符合萬民福祉的統一方式，而不必像過去那樣，僅僅爲了統一，便大動干戈？

二十世紀的中國人，爲了革命、爲了戰爭，已付出太大代價，稍有理性的中國人，都不希望再有這種事發生。因此，加強兩岸交流，保持和平競爭的態勢，在目前應該是最符合中國人的利益的。如在短期內仍要以和平方式統一兩岸，那也只有一個辦法可行，即走邦聯式的多元化統一之路，也就是在保持兩岸現狀下，加上一個合法的統一形式，這樣，統一的願望滿足了，兩岸人民的利益也照顧了。這種方式只是一個過渡，至於過渡的時間有多長，要看兩岸發展的情況，讓後世子孫去解決。

世界正在大變動之中，歐洲共同體的單一市場即將成立，日本正憑藉它雄厚的經濟實力，野心勃勃地向外擴展，二十一世紀中國人面臨的種種難題與挑戰，絕不會比二十世紀少。二十世紀我們因太多的內戰和內亂，使中國喪失了走向富強、民主的機會，兩岸當權者應以向全體中國人負責的態度，放棄仇恨、放棄成見、突破傳統，引導中國走出一條既民主又統一的真正能長治久安的道路，使我們的子孫，不必再把力量消耗於內鬥，使他們更自信、更勇敢地去迎接二十一世紀的挑戰。

韋政通

中國思想史專家